

## 国家图书馆藏《论语》早期西文译本

□ 彭福英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著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几百年来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各个国家流传广泛,版本众多。国家图书馆藏二百余种《论语》译本,既有早期译本,也有现当代译本。笔者意在介绍国家图书馆所藏 17—18 世纪《论语》译本,并从馆藏窥《论语》在西方早期的译介、传播和影响。

### 一、1687 年版《中国哲学家孔子》

《论语》的翻译,最早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学习中文,他们率先翻译“四书”,因而早期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主要是为了给传教士提供语言学习材料。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曾翻译了《大学》的一部分<sup>①</sup>,该译文在 1593 年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赛维诺(Antonio Possevino, ca.1533—1611)在《文选》(*Bibliotheca selecta*)出版<sup>②</sup>。其译本手稿现存于罗马的埃马努埃莱二世中央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Vittorio Emanuele II),内含《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孟子》的第一部分拉丁文译文。但学界对于手稿的作者存在异议。梅谦立(Thierry Meynard)认为手稿的作者是罗明坚,虽然后来利玛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也翻译了“四书”的重要部分,并将其译本发给了耶稣会总长克劳狄乌斯·阿夸维瓦(Claudius Acquaviva, 1543—1615),但不知何故此手稿散佚了<sup>③</sup>。达仁理(Francesco D'Arelli)认为作者是利玛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罗明坚只是根据传到欧洲的某个版本进行了抄录<sup>④</sup>。

但这种翻译活动中断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 17 世纪中叶,一些来华的传教士才继续尝试翻译“四书”。葡萄牙耶稣会士朗安德(André Ferrão, ca.1625—1661)在同籍耶稣会士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 1603—1666)的影响之下曾将《论语》的第一部分翻译成拉丁文<sup>⑤</sup>。1662 年,郭纳爵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翻译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孔子生平、《大学》部分和《论语》的部分译文。此阶段的翻译,主要停留在语言文字方面,并未深入到儒家经典的学理研究。“历案”发生

<sup>①</sup> [法]梅谦立:《〈论语〉: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第 131—142、209 页。

<sup>②</sup> 该书书目信息为: Antonii Possevini,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Romae: e typ. Apostolica Vaticana, 1593.

<sup>③</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c2011, pp. 3-5; 或 Cheuk-Woon Taam,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ul., 1953), Vol. 3, No. 2, pp. 147-165.

<sup>④</sup> [意]达仁理(Francesco D'Arelli),文铮译:《利玛竇〈四书〉拉丁文译本——从史学传统到新的研究》,《国际汉学》2015 年第 10 期,第 142—147 页。

<sup>⑤</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9.

之后，传教士聚集在广州，召开了“广州会议”，开始了儒家经典著作的更为学术性的翻译工作。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翻译成于众手，主要译者包括殷铎泽等人。殷铎泽译《中庸》，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前半部分 1667 年在广东刻印。1668 年，殷铎泽被任命为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前往罗马汇报教务，中途在印度果阿出版了《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后半部分，与之前在广州所印的前半部分装订一起，书末附法文和拉丁文《孔子传》，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54 页的《中庸》拉丁译文、8 页的孔子传记。殷铎泽翻译的这两种著作，为后期“四书”的翻译奠定了基础。

殷铎泽返欧之后，“四书”的翻译工作主要落在了弗莱芒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和奥地利耶稣会士恩里格（Christian Wolfgang Henriques Herdrich, 1625—1684）肩上，他们陆续完成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翻译，译稿分批寄回欧洲，引起了法国皇家图书馆馆员梅尔基塞代克·泰弗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 c.1620—1692）的兴趣，在其帮助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同意出版此书。1685 年 8 月，柏应理开始将手稿从罗马带到巴黎并致力于此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687 年 4 月 29 日，柏应理从皇家检察官路易·库赞（Louis Cousin, 1627—1707）获得出版许可<sup>①</sup>。同年，该书面世，是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知识，用拉丁文表述，通过殷铎泽、恩里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tiani Herd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以下简称《中国哲学家孔子》。

《中国哲学家孔子》，法国巴黎达尼埃尔·奥尔梅尔斯（Daniel Horthemels）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为红色犊皮精装，书口三面刷金。对开本，书页有葡萄、皇冠水印，有印贴（signature），标词（catchword），题名页上有手写的“Mgr. de Beauvau archevêque de Narbonne”，据此推断，此书或为纳博讷（Narbonne）大主教勒内·弗朗索瓦·德博沃·里沃（René François de Beauvau du Rivau, 1664—1739）之旧藏。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柏应理所写的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Epistola*）；第二部分为柏应理所写的《导言》（*Proemialis declaratio*），长达 106 页，主要讲述了“四书”与“五经”的历史、要义、历朝历代的重要注疏，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区别等；第三部分为殷铎泽所著的《孔子传》，共 8 页，内有孔子画像；第四部分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译文，每部分页码独立，共 288 页，其中《论语》部分 180 页，占译文的 64%。书后附有柏应理所编的《中国皇朝纪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该部分曾于 1686 年、1687 年有单行本出版。第一表始于公元前 295 年至公元元年；第二表从公元元年至 1683 年；第三表记载了黄帝以后 2457 年间 86 位帝王世系，表后有一幅地图，标注中国 15 省、115 座大城市的位置以及耶稣会在华建立的教堂。

《中国哲学家孔子》并没有采纳欧洲通用的边注、脚注和尾注等注释方法，而是采用汉文古籍的排版方式，将正文和注释放在一起，并且通过拉丁文单词上的上标数字来标注对应汉字。但由于当时欧洲还没法实现大规模中文印刷，这种标数字方法，只使用了一小段，就

<sup>①</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16.

被放弃了<sup>①</sup>。《孔子传》正文之前有一幅孔子的画像，位于页面的反面，梅谦立认为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孔子画像<sup>②</sup>。整幅画像被置于书房之内。书房顶部有繁体的“国学”两字和相对应的拉丁名“gymnasium Imperii”，上有双龙和祥云装饰。下面从右到左为孔子的字“仲尼”，再往下从右到左是“天下”“先师”四字。书房两边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籍有的为插架竖放，有的为平放。左边还列举了五种书名，书名有汉字和拉丁化拼音，汉字除了“论语”两字外，都是从右到左书写，对应的拼音从左到右，分别为“书经”“春秋”“大学”“中庸”和“论语”，右边从上到下分别为“礼记”“易经”“系辞”“诗经”“孟子”，即四书五经再加上《系辞》。书架下面左右各有九位孔子弟子的牌位以及拉丁文的孔子传记。梅谦立认为孔子画像有很多传统的要素，如胡子、着儒服、戴儒冠、手持笏板。但也有些因素不常见，如左手放在右手上面，而传统的中国孔子画像，如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右手放在左手上面<sup>③</sup>。

从内容上说，《中国哲学家孔子》主要选取了新儒家诠释学的观念和方法，借鉴丘浚的历史考证法以及张居正的经世学，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榜样和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西方国家的现实意义，成就了新儒家和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融通<sup>④</sup>。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是利玛窦一个世纪以前开启的儒家和基督教融合努力的高潮，是建立在1660年代殷铎泽所翻译的儒家经典的基础之上。尽管在“广州会议”之后，耶稣会教父们觉得有必要修改翻译，以捍卫他们对经典的解释和反对多明我会传教士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对以前的文字版本进行太大改动。在多数情况下，殷铎泽的文字版本被忠实地保留了下来，有时候增加了评论和同义词。修订后的译本不仅让中国传教士更容易阅读，也让新的读者群——17世纪的欧洲学者更容易阅读<sup>⑤</sup>。但从初衷来说，他们的翻译，主要考虑的是基督教教义的宣传，而不是从当时学术客观性出发<sup>⑥</sup>，因而此书能够为耶稣会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提供有利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它确认了耶稣会传教士富有热情的工作所传递的有关中国信息流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得到了欧洲学者的热烈欢迎。

因而，可以说《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儒家思想之译著，是在当时“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下，耶稣会士为论证“合儒”传教路线的合理性所作的努力。它的出版，也是十七世纪传教士汉学达到顶峰的标志。耶稣会传教士从罗明坚时代开始，已经研读“四书”长达一百多年了。因而他们在已有解释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对“四书”的独到解释。耶稣会传教士的汉学专业能力不仅仅在于他们对于中国传统释经学的广泛了解，还在于他们用西方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全新解释的能力<sup>⑦</sup>。这也是此书得到了许多学者肯定的重

<sup>①</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50.

<sup>②</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50.

<sup>③</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50.

<sup>④</sup> [法]梅谦立：《〈论语〉：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第131—142、209页。

<sup>⑤</sup> Luisa M. Paternicò, “Translating the Master: the Contribution of Prospero Intorcetta to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Monumenta Serica* (June, 2017), Vol.65, No.1, pp. 81-121.

<sup>⑥</sup> David E. Mungello, “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Apr., 1978), Vol. 28, No. 2, pp. 123 - 141.

<sup>⑦</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18.

要原因，澳大利亚学者保罗·鲁尔（Paul Rule）认为此书是汉学大厦的基石<sup>①</sup>；梅谦立认为此书中的《论语》翻译，在西方将近两百年时间里，都是主要参考文献<sup>②</sup>。由于该书的出版，儒家思想进入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发展历史，亦有利于中西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此书面世后，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欧洲多家学术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掀起了一波了解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高潮。

## 二、1688年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

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面世后不久，两个法文译本面世，其一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另一译本为《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信札》（*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1688年由阿姆斯特丹的皮埃尔·萨武雷（Pierre Savouret）出版，八开本，有印贴、水印。作者不详，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此书编译者为让·德拉布吕内（Jean de la Brune），有学者认为是路易·库赞（Louis Cousin），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种猜测都没有依据<sup>③</sup>，因而作者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该书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底本编译而成。全书分为前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分为3卷，第一卷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简单介绍，第二卷为《大学》《中庸》和《论语》主要内容摘要，第三卷为孔子的80条格言，所有格言均出自《论语》。此书篇幅虽小，但对于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688年，《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者达尼埃尔·奥尔特梅尔斯和皮埃尔·萨武雷都推出了法文版《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信札》。书中没有提及到翻译者和编辑者，据学者研究，作者应该是西蒙·富歇（Simon Foucher, 1644—1696）。该书篇幅短小，只有29页，其中前4页为序言，4—7页为《大学》的法语版介绍，7—11页为《中庸》，11—24页为《论语》，24—29页为结语。从翻译的质量来看，《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要比《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信札》更忠实于拉丁文本<sup>④</sup>。美国学者罗博登（Arnold H. Rowbotham, 1888—1970）认为后者主要从索隐派的角度来解读，把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圣保罗比较，认为孔子教育思想中有人的堕落的概念，而哲学家的角色就是将人们重新带回真理的路上<sup>⑤</sup>。

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为意大利外交家、收藏家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 1883—1948）旧藏。罗斯1910年来华，历任意大利驻汉口领事、北京意大利驻华使馆领事、意大利驻广州领事、总领事、私立海南大学教师兼图书馆馆长，1948年逝世于海南<sup>⑥</sup>。罗斯在华30多年，收藏了不少珍贵图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业内广为人知，其藏书被称为“罗斯文库”，后藏书转让北平北海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是国家图

<sup>①</sup> Paul Rule, *K'ung-tzu of Confuciu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6, p. 123, see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18.

<sup>②</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85.

<sup>③</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83.

<sup>④</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79.

<sup>⑤</sup> 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May, 1945), Vol. 4, No. 3, pp. 224 - 242.

<sup>⑥</sup> 参看胡素萍：《罗斯与罗斯文库》，《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0期，第17—20页，或胡素萍：《罗斯文库流散及现藏考述》，《图书馆杂志》2017年第10期，第100—107页。

书馆外文善本特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文版面世后，1691年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在伦敦出版。这些译本问世，有助于欧洲进一步了解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

### 三、1688年抄本《论语导读》

《论语导读》的法文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之时，马克龙赠送习主席的国礼<sup>①</sup>。

该书作者为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法国医生和旅行家。幼时家境贫寒，5岁沦为孤儿，由其叔父抚养长大。年轻时结识了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并成为其学生和助手。1652年贝尼耶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一名医生，继而对东方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56年起身前往东方，游历了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印度和克什米尔等地，期间曾为莫卧儿王室服务。1669年，王室动乱迫使其返回法国，晚年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回忆录、游记的撰写，曾因捍卫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理论而入狱，并短暂游访过英国<sup>②</sup>。主要著作有《贝尼耶有关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回忆录》（*Mémoires du sieu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莫卧儿帝国之旅》（*Voyage dans les États du Grand Mogol*）、《伽桑狄哲学概要》（*Abrégé de la philosophie de M. Gassendi*）、《伟大的莫卧儿帝国最后一次革命史》（*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等。

此部《论语导读》，封面为犊皮精装，内封和环衬为羽毛状大理石花纹纸装饰，前环衬页背面有铅笔说明：D'après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ubliée en 1686，即“根据168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sup>③</sup>，另一环衬页背亦有文字说明：“[Charles Louis Marie de la Vieuville, chevalier de Malte, 1697-1771]”。所注释的内容，应该是指书的收藏者——夏尔·路易·玛利耶·德拉维厄维尔，马耳他骑士团骑士，收藏者在参加一系列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后加入法国王室的近卫军<sup>④</sup>。

题名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Contenant/ Les Principes de la Religion,/de la Morale particulière, &/ du Gouvernement Politique/ Des anciens Empereurs &/ et magistrats de la Chine/ abrégée et mise en françois/ par M<sup>r</sup> Bernier Docteur/ en medicine de la Faculté de /Montpellier .1688.”下面有一行，“Le chevalier de La Vieuville”。/号表示分行。全书没有

<sup>①</sup> 详细入藏经过可参看赵大莹：《法文本〈论语导读〉入藏国家图书馆始末》，《文津流觞》（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69—175页。

<sup>②</sup> 有关贝尼耶的生平，可参看 Sylvie Taussig, “Introduction occidentale des classique confucéens au xvii<sup>e</sup> siècle”, in François Bernier tr., éditée et introduit par Sylvie Taussig; note sinologique de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aris : Félin, 2015, pp. 9-11; José Frèches, “François Bernier philisophe de Confucius au xvii<sup>e</sup>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trême-Orient* (1973), Vol. 60, pp. 385 - 400.

<sup>③</sup> 此处有误，《中国哲学家孔子》应该在1687年出版。

<sup>④</sup> Christophe Loir, “De Coskaer (Charles-Louis-Marie), comte De La Vieuville. Mémoires ou ‘Réflexions sur moi-même, et sur les différentes circonstances où je me suis trouvé dans ma vie’ et ‘Lettres à Mme... sur mon voyage de Hollande’, ‘Pensées libres sur différents sujets’. Édition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Catherine Hémon-Fabre et Pierre-Eugène Leroy. Préface de Marc Fumaroli”,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2008), t.86, fasc.2, p. 579.

页码。题名页之后，为《致读者：孔子著作导论》（*Avis au Lecteur Pour servir de clef, ou d'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Confucius*）；后三卷分别为《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分别为 24 页、55 页和 316 页。其中第三卷《论语》又分为十个部分。

据相关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下属的阿森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藏有两部《论语导读》抄本，书号分别为 2331 和 2689<sup>①</sup>。其中第 2331 号，由西尔维·托西格（Sylvie Taussig）和梅谦立整理后，法国巴黎费林出版社（Éditions du Félin）2015 年出版了整理本。笔者比对了一下国家图书馆所藏（简称 C 本）和阿森纳所藏 2231 号（简称 F 本），发现这两个抄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一是题名页差异，F 本的书名页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Contenant / Les principes de la morale particulier / du gouvernement politique des anciens Empereurs/ et magistrats de la Chine./ Abrégée et mise en françois par/ M<sup>r</sup> Bernier Docteur en medicine”，与 C 本比较，除了字母的大小写和分行不一样之外，最大的区别就是副标题的内容。F 本副标题的第一句是“Les principes de la morale particulier”，而 C 本副标题多了一句“Les Principes de la Religion”，即“宗教的原则。”前者的区别可能在于不同抄工抄写习惯不一样。其次，两个抄本之间还存在结构差异。F 本的书名页之后的《致读者》，非常简短，仅有一段。开篇以“Les Chinois content depuis Fohi[Fuxi] leur premier empereur jusqu'à présent 4658 ans”（意为中国自第一个皇帝伏羲以来，已经延续了 4658 年）。然后进入第一卷，开头第一段为：“La grande et importante Science des Princes consiste généralement en trois choses…… la raison et les bonnes moeurs seraient banies”<sup>②</sup>。而在 C 本中，《致读者》长达 19 页，内容是 F 本的《致读者》内容再加上除这一段“La grande et importante Science des Princes consiste généralement en trois choses…… la raison et les bonnes moeurs seraient banies”之外第一卷的第一节内容。再次，两抄本段落分段也稍有不同，如 F 本第一卷“Cette doctrine nous doit mesme estre d'autant plus considérable que ce n'est point”与前一句分段<sup>③</sup>，但在 C 本当中是不分段的；F 本第一卷第 36 段“Enfin pour comprendre”与前一段分开<sup>④</sup>，而在 C 本中是不分段，此处不赘述。据笔者统计，这种分段差异全书存在 8 处。最后，两抄本还存在一些细节差异，如 F 本第三卷第一部分第 31 段第一句话为：“Lorsque parlant de l'obeissance”<sup>⑤</sup>，但在 C 本中为：“Lors qu'on parlant de l'obeissance”<sup>⑥</sup>；第三卷第七部分第 21 段和 22 段中，F 本内容和 C 本不一样，F 本多了两句，即“Si au contraire il ne peu pas se regler soy meme, comment reglera-t-il, comment conduira-t-il les autres? Tim-Cum [le duc Ding] le Roy de Lu demande à Confucius s'il ne luy pouvoit point dire en un mot ce qui peut relever ou faire fleurir de Royaume”<sup>⑦</sup>，而在 C 本相应的位置中该内容缺。这些细微差别，多是不同抄工抄写习惯的不一样而形成的。

<sup>①</sup> Sylvie Taussig, “Introduction occidentale des classique confucéens au xvii<sup>e</sup> siècle”, pp. 7 - 8.

<sup>②</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141.

<sup>③</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149.

<sup>④</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156.

<sup>⑤</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217.

<sup>⑥</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manuscript), p. [123].

<sup>⑦</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 p. 315.

该书的作者，对孔子满怀崇敬之情。在《论语导读》一书中，贝尼耶多次表达了对孔子的景仰之情，如在《致读者》中，“我不再惊讶这位哲人在中国 2000 多年里受到如此的尊崇……在所有重要的城市中都有专门用于纪念他的寺庙或学院……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有如此多的智慧、如此谨慎、如此真诚、如此虔诚、如此慷慨。几乎没有一个段落、一个小故事、一个短篇小说、一个请求、一个回应不倾向于美德，或者不包含一些关于善政或特定生活行为的明智教导”<sup>①</sup>。

在书籍内容上，根据贝尼耶《致读者》自述，前两种书里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但结构安排并不合理，而且有很多的重复和无用的细节，因而在结构上做了调整；第三卷《论语》，分为十个部分，篇幅较大，但是由于语言既不晦涩，也不迷茫，而且由于“对作者如此依恋，几乎是一个纯粹的翻译”<sup>②</sup>。由此可知，贝尼耶在《大学》和《中庸》的内容结构上做了调整，而《论语》则调整较少。法国学者若泽·弗雷什（José Frèches）指出，贝尼耶不仅仅只翻译了一年柏应理拉丁文版的《论语》，他还检视了柏应理的文本，从文本本身提取自己的观点，并尽可能准确地去释读<sup>③</sup>。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贝尼耶翻译语言优美饶有趣味<sup>④</sup>。梅谦立也指出贝尼耶的翻译，是忠实而完整的文本翻译，文意紧贴拉丁文译本，保留大部分的对话形式和注释内容，但历史和评述方面的内容大多删去。这些内容是耶稣会士为便于理解，采纳的张居正、张鼐、丘濬等对“四书”的解读内容，包括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等。该书在源自于 1687 年《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本中，占据了重要位置<sup>⑤</sup>。

#### 四、1783 年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

国家图书馆藏有 1783 年伦敦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此书内收录 1688 年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以及《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信札》。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序言，中国哲学简史，《大学》《中庸》和《论语》译文选，孔子 80 条格言以及《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信札》主要内容介绍和 108 条格言。卷首有孔子画像以及简单生平，画像下方有“Edition du Cazin”字样，据此推断，此版为 1783 年巴黎和兰斯于贝尔—马丁·卡赞（Hubert-Martin Cazin, 1724—1795）版的再版。该书篇幅短小，仅 197 页；小开本，牛皮精装，有印贴。1688 年两个法文版后的一个世纪的重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学术界和知识界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持续关注。

#### 五、1784 年版《孔子道德思想》

1784 年，日内瓦出版了皮埃尔-夏尔·莱韦斯克（Pierre-Charles Levesque, 1736—1812）翻译的《孔子道德思想》（*Pensées morales de Confucius*）。莱韦斯克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主要著作有《俄国史》（*Histoire de Russie*）、《俄国各民族史》（*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peuples soumis à la domination des Russes*），《绘画和雕刻艺术辞典》（*Dictionnaire des arts*

<sup>①</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14.

<sup>②</sup>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 14.

<sup>③</sup> José Frèches, “François Bernier philosophe de Confucius au philosophe de Confucius au XVII<sup>e</sup>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Étrême-Orient* (1973), Vol. 60, pp. 385 - 400.

<sup>④</sup> Benoît Vermande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by François Bernier”,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octobre-décembre 2016), 61e Année, No. 176, pp. 269 - 270.

<sup>⑤</sup> Thierry Meynard, “Une évaluation de la traduction de Bernier du point de vue sinologique”, in François Bernier t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p. 117 - 122.

*de peinture, sculpture et gravure*)等。《孔子道德思想》根据1687年柏应理所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和1711年《中国六经》翻译,主要讲述了孔子生平和其思想特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哲学(*De la philosophie des Chinois*),第二部分为孔子传(*Vie de Confucius*),第三部分为230条孔子有关言论。该书1782年初版,国家图书馆所藏为1784年再版,共168页。书叶有印帖,从B开始,每帖前3叶有印帖;但C的印帖出现了错误,第二、三叶依然为Bii和Biii。封面犊皮精装,内封和环衬为大理石花纹纸装饰,变异题名页之后有四行钢笔手迹“memento meitu frater Williameoremus pro invicem. J. B. Aublin”,大意为“记住我,威廉弟兄,让我们为彼此祈祷, J. B. Aublin”。

## 六、1783—1786年法文版《中国六经》

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1651—1729)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将“四书”、《孝经》和《三字经》译为拉丁文,在布拉格大学出版,书名为《中国六经》(*Sinensi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尽管卫方济对中国典籍的理解尚不十分到位,如将《大学》译为《成年人之学》(*Adultorum schola*),《中庸》译为《不变之中道》(*Immutabile medium*)<sup>①</sup>,并且由于此书在布拉格出版,影响有限<sup>②</sup>。但此译本是继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欧洲出版的第一本“四书”全译本,是耶稣会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历史的重要里程碑<sup>③</sup>。而且此译本包含的注释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版本,是十八世纪有关“四书”的最好译本<sup>④</sup>。

1783年至1786年间,《中国六经》被译为法文陆续出版,题名为《中华帝国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此法译本分为七卷,删除了卫方济原书中给读者的前言,加入一整卷译者弗朗索瓦—安德烈—阿德里亚·普鲁奎特(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所撰《有关中国政治哲学及伦理哲学的起源、性质和意义的观察》(*Les observations sur l'origine, la nature et les effets de la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ans cet empire*)一文,从政治和伦理方向介绍中国经典,此书也是欧洲出版的第一个法文版“四书”。

十八世纪之前的《论语》,主要伴随“四书”的译介而被传播到欧洲;而这一阶段“四书”的翻译,主要围绕1687年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而作的编译、转译和介绍,并且主要在欧洲国家传播。但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当时东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并为西方了解东方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sup>①</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85.

<sup>②</sup>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p. 85.

<sup>③</sup> David E. Mungello, “Som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ct. - Dec., 1979), Vol. 40, No. 4, pp. 649 - 661.

<sup>④</sup> Cheuk-Woon Taam,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ul., 1953), Vol. 3, No. 2, pp. 147 - 165.